

六



誠齋集卷第八十三

序

陳僉判思賢錄序

廬陵楊萬里

廷秀



吾友開州史君上蔡陳侯師史之子元勳好孝而尚
德初尉吉之永豐屬因王事按行田里道出六一先
生之父崇公之墓次慨想先矣進拜設奠退而周視其
阡門墻坏損憫而葺之謝公尚書嘉之為記其後元
勳于是作思賢錄之書既又為春陵從事繼崇公所
居之官宅崇公所宅之館又作堂繪其像而祠焉

于是又作思吳續之書秩滿來歸宜春以二書寄予
曰元勳官二郡皆故有元勳之遺跡尊其德懷其人
竊有慕用之志烏二書所以見元勳之志願從先生
乞一言以發揚元勳之志予復之曰善如子之志也
抑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止仲尼不云乎見矣
思齊烏失景而行不行則如勿景見矣而不思齊則
如勿見子其楸之

送俠子雲序

古者醫不世不服其藥蓋不久不精不積不神也宜
春侯氏以醫名家蓋十世不啻矣至于世昭駐伯又

精且神者客有奇疾衆醫環而視之莫敢措手莫
或能名其為何恙世昭一視之探囊發藥應手而
愈故三十年間名震于大江之西不幸世昭死矣
又幸而其子子雲盡得其枕中肘後至精至神之
傳世昭未死也然犹有贈烏子雲勉乎哉吾願子
三勿視而二視者也勿眩乎疾者之貴賤也勿二
招者之貧富也勿介乎讐言者之豐約也願吾之技
盡不盡耳吾技吾盡而療不功有之乎死也願吾
之療功不功耳吾療吾功而名不章有之乎死也
以子之技而佐之以吾五者之說後數年有宜春

之良医名震于大江之西復如世昭者必吾子雲也夫子雲勉乎哉

顧菴詩集序

夫詩何為者也尚其詞而已矣曰善詩者去詞然則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詩者去意然則去詞去意則詩安在乎曰本詞本意而詩有在矣然則詩果烏在曰嘗食夫飴与蔡乎人孰不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蔡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譖蘇公而蘇公刺之今求其死刺之詞而不見刺之意也乃曰二人從行誰

為此禍使暴公閱之未嘗指我也然非我其誰哉外不敢怒而其中媿死矣三百篇之後此味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寄边衣曰寄到玉關應方里成人犹在玉關西弔戰場曰可憐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閨夢裏人拆楊柳曰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三百篇之遺味黯然而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不足以知之予敢言之哉今四明利叔向寄其父願庵居士之詩藁命予為之序放翁陸務觀既摘其佳句序之矣予尚何言哉偶披卷讀至云寂寞黃昏愁子影雲窻怕上短檠燈又燭与梅花共過人淡月

故移踈影去又睡魔正与詩魔戰窻外一声婆餅焦
又早行云雞犬未鳴潮半落草虫声在豆花村使晚
唐諸子与半山老人見之當一笑曰君处北海吾处
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居士名應時字良佐

澈溪居士文集後序

鄉先生澈溪居士者彭其姓醇其諱道原其字也方
其壯也以文明策上第及其晚也以治具最三郡及
其老也終官朝奉大夫年未七十懸車以示子孫雖
曰未達亦可以為達矣或曰以道原之賢且文而老
於州果不宏其施卒以廢錮不究其寃非董子所謂

任不遇者欤予曰不然君子之任有在我者有不在
我者賢不肖我也遇不遇非我也惟其非我故有粹
乎遇者伊吕是也有粹乎不遇者孔子顏冉是也駁
乎遇不遇之間者孟子是也若道原者豈粹乎不遇
者也其亦駁乎遇不遇之間者耶然道原之不過者
加少未若遇者之加多也道原奚而不過哉且夫三
百有九人之籍矣病也病不籍耳後之人慕用其選
盖有欲与焉而恨不可得者故至今謂之仙籍而道
原以上書此闕而得之非遇乎昔揚子雲作法言蜀
之富人載錢五十万求書名其間而子雲不与彼李

仲元鄭子真者山林野人耳不持一錢不求一字而子雲与之二子之事後世无傳焉而其名至今与日月争光者以子雲也東坡非吾宋之子雲乎彭賀之州啟其亦有求而不与者乎道原不求而与之非遇乎抑又閔之雖有南威之容匪蹇備不妍雖有大冲之賦匪士安不傳道原之文与詩質而琢槁而滋寥乎朱弦之音泊乎玄酒之味今犹昔也昔无傳而今有傳非得名世之士丞相益國周公序之之故耶前之稱惟其賢後之稱惟其文曰賢曰文乃玉乃金誰敢改諸者非遇乎道原矣而不遇哉道原之族孫汝

翼携澈溪文集以示予敬書其後

周子益訓蒙詩

唐人未有不能詩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極矣後有作者亦蔑以加矣而晚唐諸子虽之二子之雄渾然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乱犹有国風小雅之遺者无它傳門以詩賦取士而已詩又其傳門者也故夫人而能二之也自曰五色之題一變而為天地為鑪再交而為堯舜性仁于是始无賦矣自春草碧色之題一變而為四夷米王再變而為為政以德于是始无詩矣非无詩也无題也吾倩陳履常示予以

其友周子益訓蒙之編屬懇切而不詞氣肆而不
蕩婉而壯麗而不浮駁。乎晚唐之味蓋以詩人之
情性而寓之。卒子之力尺者歎至于信符之一題。獨
非古題而詩句亦不為題所掣。可謂難矣。蓋嘗試為
我賦為政以德之詩乎。惟儀封乃見于王子之馭。

應齋雜集序

淳熙季年海內英傑森布表著文儒玉映武衛電耀
建集孔鸞陸列牙爪。蚤師。瑞虞濟。華周无所与
遜。孝宗皇帝一日御垂拱殿。顧見廷臣。天顏怡
愉。因問左右宗子在廷者為誰。凡若干人。皆謹對曰。

无之。帝蹇然喟曰。堯明俊德。首乎九族。周封八百。
同姓孔庶。今吾聖神子孫。枝葉踈俊。又无寡独。无
一武誕寘。文右是謂。灵囿无麟。太液无鹄。也可乎。即
詔近臣各奔屬籍之良者。二人居云。几何舒戴奮堪
間乎。政駿如枝鷺。振大者台斗。小犹即吏。而應齋居
士趙无咎。是時方高卧南州。狎東湖之鷗。弄山西之
雲。遠追徐孺。進訪山谷。賦把酒于一世。相忘。訖不求
諸公之奔。而諸公亦无求无咎者。或曰。其二无咎之
才之未卓。欵曰。无咎才固先人。文亦不後人也。然則
諸公不求而荐之。何也。曰。才者憎之媒也。文者忌之。

胎也漢之董賈唐之李杜非不才无文之坐也才与
文之坐也四子且然无憾可以无憾矣予自乾道辛
卯在朝列时无咎為蘇州別駕已聞其名後十八年
予再補外过豫章始識之至其家見門巷蕭然槐柳
蔚然知為幽人高士之廬也而其人老矣无咎既没
其子汝譽采為太和宰訪予于南溪之上出无咎詩
文一篇目曰應齋雜著求予序之其文大抵平淡夷
易不為追琢不立崖險要歸于適用而非竅非浮也
至其詩皆感物而發觸興而作使古今百家万象景
物皆不能役于我嗚呼生无遇也沒而詩文可傳未

為无遇也无咎可以无憾矣

曾无媿南北邊籌後序

蘭溪曾无媿閉門下帷三十年鑽敗索瑀俊語对占
以應明有司之求亦既蒙有司荐之詣太常矣无遇
而歸人皆知其為進士也予曰是淺之為知曾予者
也或曰何知斯可謂知曾子矣曰吾嘗見其南北邊
籌之書矣其于秦漢三國二晋宋齊梁陳魏周隋氏
之史不止若烛炳幽不覿不休其君臣之良若窳也
其地利之堅若瑕也其國之競勢若羸也其兵制之
銘若純也如身詣其國目睹其時乎執其事而書

其策无俟于胥詬而逆折其枉直遂死于相角而前料其捷此也為人謀國者可不置此書一通于坐右乎異時孝宗皇帝英武于櫟慨然有叱開四方混一兩儀之志及席竒傑寤寐策謀使見此書當拊体而嘆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時哉又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然則曾子之為士名進士而已也

江西續派二曾居士詩集序

古之君子道克乎其中又施乎其外故用于時者施也傳于後者亦施也然用于時或不傳于後傳于后或不用于時二者皆難并也是有幸有不幸焉生而

用沒而傳幸之幸也生而用沒而不傳幸之不幸也生而不用沒而傳不幸之幸也至有生既不用于時沒又不傳于後豈非不幸之不幸也欤南豐先生之族子有二詩人焉曰臨漢居士伯容者南豐從兄弟曰子山名阜之子也曰懷峴居士顯道者伯容之子也子山嘗仕于朝出漕湖南後家于襄陽遂為襄陽人伯容一世豪俊而能文其詩源委山谷先生然以不肯仕倪于世有官而終身不就列顯道得其父之句法亦以氣節高簡嘗宰祁陽小不可其意即棄去隱于衡之常寧者三十年此君子之一不幸也伯容

放浪江湖間與夏均父諸詩人游從唱和其題與韻
見于均父集中者三十有二篇予每誦均父之詩云
五言類玄度又云秀句无一塵想其詩而恨不見也
行天下五十年每見士大夫必問伯容父子詩皆无
能傳之者此又君子之一不幸也茲非所謂生不用
于時沒又不傳于後不幸之不幸者歟今日忽得故
人尚書郎江西漕風使雷公朝宗書寄予以二曾詩
集二編屬予序之欣然盥手披讀三過蔚乎若玉之
連數目露之下也沛乎若雪山之水寫灑瀕而東也
琅乎若岐山之鳳鳴梧竹之風也望山谷之宮廷排

闥而入歷階而升者歟昔人之詩有詩傳而人逸者
矣二南是也有人傳而詩逸者矣祈招是也有人与
詩俱傳者矣載馳是也然祭公謀夫之作虽逸于三
百篇之外而式金式玉之句犹畧见于櫛杌之史者
以子華之誦也二曾之詩昔无傳而今有傳不以朝
宗能誦之歟不曰二曾不幸之不幸歟不曰後季大
幸之幸歟因命之曰江西續派而書其右以補呂居
仁之遺云

三近齋餘錄序

予昔与尤延之同侍光宗東宮講讀一日入講尚

蚤輩未出因与延從之覘几案上御覽書策有益浩
然賈島詩集二人相視而嘆曰二子之詩一也不見
知于當時而見知于今日何也可以吊二子之生前
而賀之于身後矣然二子之可吊又未若當時之可
吊也有此士而失之獨不可吊乎哉或曰二子亦過
焉深自匿而不求知非過歎乎是二子之過也抑
二子之願也天下莫自賤于求知之士而不求知者
為可貴彼其不求知也其所挾者必至珍也所挾愈
珍則其自匿愈深二子之不求知豈終死知我者乎
今日几案之上是以特知之者有遠近有遲速耳不

見知于近必見知于遠病不遠耳遠非所病也惟愈
遠則愈貴耳遲速奚較哉故曰是二子之過也抑二
子之願也三槐王文正公五世之孫有詩人文士焉
曰正夫清峻簡遠有二子之風偉矣不幸又中二子
之病牢不可破坐是落也亦可歎也正夫自幼有官
然其于世未汲也願獨有汲也者不于仕而于孝
閉荆扉呻槁簡不窺市朝者十余年其季以忠孝為
根幹以詩騷為菁華以議論為穎粟覘其詞探其中
可以知其為忠孝人也然其人深自韜匿也襲其芳
弗之肯颺裏其室弗之肯曜魚至切至篤彼一處显

則絕不與通庭无我一武几无我一字它日其人退
而歸正夫與之好如初也親者如此况疎者乎晚乃
召為中都官歲滿應迂貧不能俟求郡丞以去後得
郡暮年又請祠以去亡几何而後二十六年其詩文
乃出土大夫爭傳之而正夫不及見也傳與不傳見
與不見正夫何憾焉予得為正夫悲且歎也其詩不
減晚唐諸子其騷詞出入遠游天問幽通思玄之圃
矣至于上前論事之文皆卓然近用使其遇合其功
用可量哉其子高安詮次其詩文此四百八十餘篇
正夫自題曰二近齋餘錄者作書寄示予求序其首

予不得辭正夫諱從年六十終官朝散郎

杉溪集後集

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蓋自奎宿宣精列聖制
作于是煥乎之文日月爭光雲昭回天經地緯衣
被万物河岳炳灵鴻碩挺出在仁宗時則有若六
一先生主斯文之盟在神宗時則有若東坡先生傳
六一之宗在哲宗時則在若山谷先生續國風雅
頌之絕絃視漢之迂固鄉雲唐之李杜韓柳蓋奄有
而包奔之矣中更群小崇姦絀正目為僻彘禁而錮
之蓋斯文至此而一厄也惟廬陵有瀟溪之王杉溪

之列而先生身作金城以郭此道自王公游太李列
公繼至獨犯大禁挾六一坡谷之書以入晝則度臧
夜則繙閱每伺同舍生息燭酣寢必起坐吹燈縱觀
三書或哦詩句或續古每一篇出流布輦轂眩矣薦
紳紙價為高嗟乎若兩先生當妖禽群啾而發紫鸞
之鳴折楊驟歌而奏清廟之瑟鷓冠胡眼之競麗
而覲黃收純衣之製其有大勲勞于斯文其偉乎
哉予生十有七年始得進拜瀘溪而師焉而問焉
其所以告予者大李犯禁之說也後十年又得進
拜杉溪而歸焉而問焉其所以告予者大李犯

禁之說也今兩先生遠矣予二老而歸休矣杉溪之
曾孫于齡一日訪予于南溪之上出其祖之書曰杉
溪集者示予予披而讀之見丞相益國周公序其篇
首凡杉溪先生校新領異之詩登峰造極之文既擒
張發揮不遺余矣予尚何言哉獨書兩先生所以告
予者于篇末俾後李有聞焉瀘溪又云是特書肆畏
罪坡谷二書皆毀其書印獨一貴戚家刻印之之率
黃金斤易坡文一蓋其禁愈急其文愈貴也今家
有此書人習此李有知斯文之難得如此者予是小
人之厄斯文乃所以昌斯文也然厄斯文者皆泯然

与草木共腐而斯文之傳与日月争光然則斯文病
不厄耳厄奚病哉至于吾州之兩先生独首犯時之
大禁乃季衆人之所不敢季所謂豪傑特立之士者
不在斯人歟奇

周易宏綱序

古有其事事无其說今有一人焉倡而為之說天下其
信之乎曰愕焉而已矣信焉則否既有一人焉為之
說矣又有一人焉見焉聞焉而和之曰然天下其信
之乎曰疑焉而已矣信焉則未也然已不愕矣一人
倡之矣一人和之矣又有一人焉未嘗見也未嘗聞

也亦未嘗和也復倡而為之說与夫前之倡者偶同
焉天下其不信乎借今不信而三人者亦可以自信
矣非同焉之可信也不約而同焉之可信也易之八
卦其畫各三者曰此非也予曰卦者其名而畫者非
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也聞者愕焉曰嘻甚矣其
好異也予亦疑之今年三月吾鄉之士西伯刘文郁
從周示予以其所著周易宏綱之書六曰八卦者古
之字也予然後釋然不疑夫予之說從周末嘗聞也
而從周之說予同焉從周之說予未嘗聞也而予之
說從周同焉不曰古有是事乎古无是事而吾二人

為之說不可也古有是事而吾二人為之說亦不可
乎君子之談經可不可之間耳信與不信奚問哉予
獨喜與從周乃有不約之同也夫約而同者同之私
也不約而同者同之公也既公矣天下信之可也不
信亦可也然予之所喜者非喜從周之同乎予也夫
喜人之同乎已者亦私也予蓋喜予之同乎從周也
慶元庚申十一月從周受署歸榮其親首來謁予
始識之與之晤語愛其壯而敏竊自歎予之老且衰
也今以老衰之思偶同乎壯且敏者之說然則予之
老且衰其尚可必進也乎此予之所喜也以予之喜

揆從周之心從周獨不喜哉雖然此易之小季之事
也未及乎易之道也從周蓋深于易之道者也既以
易季鳴上庠中文科矣初仕為雷之郡博士雷之士
无遠迹奔走而來季易為不寧惟雷之士也嶺以南
士无遠迹亦奔走而來季易為不寧惟嶺之南之士
也海以南士无遠迹亦奔走而來學易為遂以其口
講者綴而為此書其于天人事物之理君臣父子之
分仁義道德性命之蘊君子小人消長之几天下因
家治亂之抵聖矣君子出處進退之節皆由至白以
鈞夫至玄自至弘以察夫至纖其于季者之季易蓋

涉鉅海之堅航涉泰山之脩梯歎雖然其往梯航也
其至非梯航也

遞鐘小序

劉敏叔得一古琴携來示予是夕霜月入簾寒欲
隨措為予作流水高山中之以易水終之醉翁
吟其声清激若出金石聽者聳毛酸骨予命之
曰遞鐘云

易外傳後序

六經至夫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而作也定之而已
耳詩非夫子作也刪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

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夫子之文章者歎昔者
伏羲氏作易矣時則有其畫无其辭文王重易矣時
則有辭无余辭吾至夫子特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
乎兩聖之先祭天之藏拓聖之疆挹彼三才之道而
注之于三紀之間于是作彖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
文言之詞又作二繫之辭又作說卦之詞又作序卦
之辭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為天地織之為毫末顯之
為人物幽之為鬼神明之為仁義禮樂微之為性命
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
道博以重是書也其蘊道之王府陶全之大鈞也

欵韓起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
豈易之書唯魯有之欵抑諸國皆有而晉未有欵宜
其見之而喜也然起之所見者義文之易而已未見
夫子之易也見義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
易其喜又當何如哉今乃得見韓起之所未見嗚呼
後之季者一何幸也子貢嘗嘆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書非性与天道之言乎而子
貢獨不得聞者豈歎之時此書未作欵抑已作而未
出欵今乃得夫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季者又
何幸也每謂聞而知不若見而知蓋聞者疏見者親

聞者畧見者詳也見子貢之歎則見而知者反不若
聞而知者欵然則季者之美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
美季者也嗚呼季者又何幸也

北牕集序

北牕先生鄧公和仲紹興丙子為章貢觀察官予
時為戶曹掾以鄉里故相得驩甚每見必論詩未
嘗不移日也公之詩祖山谷記其誦所作如久霖
云勸雷且卧披如讀人詩卷云声名藹作紫蘭馥
詩句清于黃菊秋若置之江西社不知温似越石
乎越石似温乎今其外孫曾叔遇盡得公之詩文

若干卷將刻板以傳于學者豈惟學者之幸抑亦予之幸

誠齋集卷第八十三

誠齋集卷第八十四

廬陵楊萬里

廷秀

心學論

六經論

易論

論曰聖人之教不離于言而未始不離于言不離于言者言也未始不離于言者非言者也言者道之因也聖人且得而離于言乎非言者道之詣也聖人且得而不離于言乎夫何故傳天下以其道而不示天下以其天_因下何從而詣其詣哉詣其詣則不因其因

矣雖然詣其詣而不因其因可也未詣其詣而不因
其因可乎是故不得離乎言不離于言者不廢其道
之因也不廢則恃此之情彼之愚是故不得不離于
言離于言者不恃其道之因也以道之因者可忘而
廢言見人之迷于塗而莫之指者也以道之因者不
可忘而恃言指人以塗而謂之家者也莫指其塗天
下自此絕指塗為家天下自此愚堯之朱舜之均親
不親而近不近耶言可以教人而傳道也則朱均久矣
其堯舜也然同室之朱均不堯舜也而異世之洙泗
有堯舜焉則夫子之心超然獨詣堯舜之詣也言可

恃邪言不可恃邪聖人憂焉欲廢言也而天下之人
豈人人而心孔子之心詣堯舜之詣也欲恃言也則
天下將死乎吾言之中而不生乎吾言之外非吾言
之死天下也死天下之見也天下之見所以死吾言
之中而不生乎吾言之外者吾言之盡而天下亦以
為聖人之言盡于此也天下以吾言為盡故捐其思
捐其思故死其見死其間故貌信乎吾言而心死得
于吾言道非得于吾道也不自得其得也嗟乎言者
心之翳也曉天下者暗天下者也易曰書不尽言
不盡意嗟乎聖人之憂天下深矣乎而或者以為全

人之意。至人自不能盡于言。至人之言。至人自不能盡于書也。嗟乎。至人天地也。今日天能生物而不能盡生地。能載物而不能盡載。則天下有不嘆其妄者乎。至人之言。非不能盡意也。能盡意而不盡也。至人之書。非不盡言也。能盡言而不盡也。曷為不盡也。不敢盡也。中庸曰。有餘不敢盡。此易與中庸之妙也。然則曷為不敢盡也。憂其言之盡。而人之愚也。漁者之于魚也。有小其得者。有大其得者。小其得者。必涸溪者也。大其得者。必江海者也。江海之所以為江海。夫豈若是涸溪者。然哉。水石鑿然。以明而蟲魚歷然。以

見也。淵乎其茫也。點乎其幽也。是故求者加深則得者加大也。至人之作易。其初有卦而已。象焉在其後。有象矣。辭焉在最後。有辭也。如未始有辭也。杳茫深微。不可得而近也。非不可得而近也。不可得而近者。所以致人之近也。人致于易。則近于易矣。人之常情。近則狎。遠則疑。故易之遠者。所以投天下以疑。而致天下之思也。思則見。則悅。則研。則詣。故至人作易也。不示天下以其道之詣。而指天下以其道之因。既曰因矣。可得而盡哉。天下因吾之不尽。而求吾之盡。則道也者。至人得而秘也。邵夢飲酒者。竟而言

之于童子曰美而醒也彼以為真飲也不悟其夢也
或者曰圣人不能言^盡盡意也其見于童子異不異也
謹論

禮論

論曰道无所倚有所踐有所倚則天下莫之稽无所
踐則天下莫之居莫之稽道之瀆也莫之居道之棄
也全人以道而寄于經以悟于後乃至於瀆與棄瀆
則道不神棄則道不行道不神且不行則經也者无
乃虛其所以寄而杜其所以悟哉夫惟經首于易而
後道不瀆經易以禮而後道不棄全人之慮微矣蓋

天人之理性命之源仁義道德吉凶悔吝紛然出于
卦而形于象卦之中又有卦而象之外又有象焉此
所以為无所倚也无所倚則无所穷无所穷者听天
下之人各入其入隨至其至也是以天下仰其神而
稽焉雖然道則神矣不瀆矣天下于焉而稽之矣然
天下之人圣不數也而愚不肖則不踈也圣人之經
為圣矣而作也不為愚不肖而作也則有易以多矣
否也則以不踈之愚不肖而各^責之以不數之圣矣是
却天下之進于圣矣而堅天下之心使安于愚不肖
也是故圣人本之以不倚而進之以可踐禮也者所

以示天下之可踐也圓不以規方不以矩運斤而成
惟匠石可也欲奪天下之工而皆匠石也皆不規不
矩也則天下之工有棄其斤斧而去耳何則无所可
踐也易者圣人成風之斤也礼者圣人規矩之器也
匠石不以匠石而廢規矩故无匠石而有匠石圣人
不以圣人而廢礼法故无圣人而有圣人盖道有所
可踐而後天下有所可居易之言曰神无方也易无
体也彼且无方則不可以方求彼且无体則不可以
体見不可以方求則契其方者出乎方者也不可以
体見則得其体者遺乎体者也欲天下之人皆出乎

方契其方遺乎体得其体嗚呼难哉是故有体焉如
是而君臣父子如是而冠昏喪祭如是而交際辭受
如是而出处進退嚴乎洒掃之末以達乎精義之神
動容周旋之頃而礼皆至焉其义粲然无所不可知
而其地畫然有所必可踐則天下得以不置其足于
道之外有可居則天下得以置其身于道之内使天
下置其身于道之内而不置其足于道之外相敬相
愛相安相養以至于今礼之教也而老子曰求道德
仁義而後礼又曰礼者忠信之薄嗟乎去礼以求忠
信秘其机者也謹論

書論

論曰易者道之聚也禮者道之檢也樂者道之安也
聖人之道聚之以易則求者足檢之以禮則肆者約
安之以樂則入者豫使天下之于吾道足而約之而
豫聖人于此畢矣乎曰未也道之聲固不親于道之
形也且夫道未始有聲也而有形也邪道无聲也而
聖人之聲有言是謂道之聲雖然可以啓天下之所
而未有以信天下之覲啓天下之所者聲也信天下
之覲者非聲也而形也信而後聲信道果无形邪道
犹天也天果无形邪天有是形故有是聲形者非聲

之聲也聲者非形之形也風起于虛而颯然震霆于
空而轟然此其聲非不足以信于万物也使无蒼
者以麗焉則風霆者自記之无所而何物之信也哉
今夫道者道之形言者道之聲形信而後聲信雖然
吾非不知道者道之形也而誰其見之見秋毫于千
里之外者離婁乎抑衆人乎離婁能喻衆人以已之
所見而不能使衆人見其所見聖人者道之離婁也

詩之寬為寬之嚴也欵蓋圣人將有以矯天下必先
有以約天下之至情得其至情而隨以矯乎安得不
不從蓋天下至情矯生于媿、生于眾媿非議則安
議非眾則私安則不媿其媿私則反議其議圣人
使天下不媿其媿反議其議也于是率眾以議之率
議以媿之則天下之不善者不得不媿、斯媿、斯
復、斯善矣此詩之教也詩果寬乎聳乎其必訊而
斷乎其必不怒也詩果不嚴乎惡于盜而糲于童子
今夫童子誑其西鄰之童而奪之一金不作也而東
鄰之童旁觀而適見之則作焉見其奪也而又以告

其不見者則作焉病焉不惟見也不惟吾也見者與
不見者朋訛而群哂焉則不惟不作也不惟不病也
則啼焉則歸之金焉夫何其不作于奪而作于見故
曰矯生于媿夫曷不啼于未訛未哂之先而歸其奪
于訛與哂之後故曰媿生于訛訛生于教夫奪人者
汗也奪而歸之者潔也其汗也可擯其潔也可進奪
于先而歸于後汗初而潔終君子將不怒其初乎將
捨其終乎則訛為奪根哂為德源矣故曰媿斯矯
斯復之斯善矣詩人之言至矣其君宮闈不修之隱
慝而亦不捨匹夫匹婦復閔漆洎之過歌詠文武之

遺風餘澤而嘆息東周列國之亂衰窮屈而憎貪詭
深陳而悉數作非一人詞非一口則訛之者寡耶夫
人之為不善非不自知也而自救也自救而後自肆
自救而天下不救也則其肆必收至人引天下之車
以設天下之善不善此詩之所以作也故詩也者收
天下之肆者也今夫人之一身喧則倦凜則力十日
之喧可无一日之凜耶易禮樂與書暄也詩凜也人
之情不喜于暄而悲于凜者誰也不知夫天之保其
倦強其力而壽之也天下之于易禮樂詩書喜其四
媿其一孰知至人以至媿之者乃所以至喜之之

也謹論

春秋論

論曰聖人之心有所必不肯而有所不得不肯其所
必不肯者身焉則優也家焉則戾天下焉則敗矣全
人獨得遂其所必不肯也即聖人之心非不欲喜怒
之不怍湛乎其止而粹乎以和也然嘗試行之家子
弟僕妾之善犹不善不善犹善也則其家而亡也而
犹可行之天下乎是故喜善怒惡聖人未必肯也不
賞善不罰惡聖人得而肯哉夫子之反自衛也其于
經繫焉制焉作焉定焉刪焉勸矣哉而志独在于春

秋盖老而不疲不就則不瞑何也五經者夫子之所
以教也春秋者夫子之所以政也徒教而不政堯舜
不能以經一世而夫子能以經万世哉問夫子者曰
子奚不為政而夫子答以是亦為政彼見夫子之不
政于人也而不知政于天也彼見夫子之不政于今
也而不知其政于後也夫子之教行故天下即其善
去其不善夫子之政行故天下畏其不善以利其善
畏其不善者夫子有政也利其善者夫子有賞政也
以王而不天以公而不即位夫子之賞政上亦不怒
乎君之惡也以臣而或字之以齋齋而或國之夫子之

賞政下猶不損乎小之善也或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子匹夫也匹夫而行天子之政吾恐夫子之不自免于罰也而奚以賞罰人為是不然夫子之身則匹夫也夫子之職則非匹夫也天也文王也周公也以天而視王則警與謹不在夫子乎以文王而視周則訓與責不在夫子乎以周公而相夫子以令天下則賞與罰不在夫子乎非夫子求其警與謹訓與責賞與罰之柄也天與文王周公以是柄與夫子也然則何以知是柄之非求而天與文王周公與之也曰吾不知也非惟吾不知也而夫子亦或知或不知也夫子曰

文不在茲又曰吾不復夢見則文王周公以是柄而與夫子知夫子之矣至天以是柄而與夫子則雖夫子亦不自知也知則不可知而隱則不可隱也然則夫子猶不自知而冒為不可隱也天以與夫子而可隱則像封人者孰告之孰祭之耶莫之告而告莫之祭而祭則封人之言者人也其所以言者天也然則天與文王周公其與夫子者如此其急也夫子而緩其急辭其與獨不得罪于天與文王周公也耶故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天子无賞罰而夫子有天子之所无者躬乎天與文王之道而塞乎周公之職以佐天子之賞

罰也然則夫子之賞罰非孔氏之私政也天下之公
政也而夫子何過焉且經曷嘗曰此丘之為哉書元
書春者天之臨也書王者天子之臨也書公者魯之
臨也天不得臨周不得臨諸侯魯不得臨國乎得
臨之斯得賞罰之矣罪我者其惟春秋以迹不以情
也夫子之詩^思不可謂不審矣嗚呼聖人之于天下後
世教詳而政明如此入夫子之教者出夫子之政者也
出夫子之教者也入夫子之政者也入其賞政就未
遠于其教也入其罰政就得入其教哉入有三而季
者能取其二出有二而季者能去其一則夫子之道

幾矣謹論

嘉定元年春三月 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 門人 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五

廬陵楊萬里

廷秀

心學論

聖徒論

顏子論上

論曰學至乎大足矣乎曰可以止未可以足也喻乎
大則荒故欲止安乎大則忘故患足君子之季至乎
大而止矣虽然止而未足者樂心誘之也蓋至其大
則見其大見其大則樂其大未見則未樂愈見則愈
樂之心之長足心之消也人之未有得而足心生者

无恠也彼未嘗食能掌也而強告之以能掌之美彼固不肯以易脰炙也非安于脰炙而不顧樂于能掌也未有以誘其頤而迁其安也人必食能掌而後知天下之无味季必至大季而始知天下之无季甚矣道之能誘人也至則見之則樂人无所樂也惟有所樂則競而不厭故力焉而不倦非不倦也忘倦也競故禦焉而益厉挫焉而益振窒焉而益决奪焉而益悲夫如是美其足且大季无淺深卑高之序也有淺深卑高之序者未离乎小季也何也見其卑則非无見其淺則非无淺見之非卑則卑者不足然也見非淺

則淺者不足臨也盖有隔而不得見者矣未有不隔而不見之而有不見者也見则无不見矣而犹卑高淺深之足存哉虽然至而後見即吾以為至焉見次焉平地而現天以為山之端即天也至乎山之端而後見有山而无天聞京邑之麗者謂与里之市无異也至京邑而後見其異身是故不至不見不見不樂顏淵之問仁夫子一語之間蕃牆去陞級徹堂室而納之甚大之地付之以一日克己復礼天下歸仁之事何其事也此君子之所驚也及顏淵頌其大請其目則不离于視听言動之間傲于非礼而已又何

其小也此君子之所忽也惟其大而不驚此顏子之
所以独往小而不忽此顏子之所以独來何也已也
者人之欲也禮也者天之理也仁也者性之竟也克
而復之而竟人者去而天者還則天高地下吾性之
湛也雲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子仁義禮樂吾
性之觸也一理徹而万理融當是之時一者非寡万
者非中徹者非唱融者非隨夫何故吾性之仁无寡
也烏得中无唱也烏得隨至則皆至不至皆不至見
則皆見不見皆不見至矣見矣頃刻而天下皆吾仁
吾犹遲之而何驚于一日而天下歸仁也哉虽然夫

子于此道顏子以其憂者也何也顏子領之而樂既
樂而憂之也者樂之生也非樂之生憂也至其大見
其樂而憂乎不得居也儻非礼于視听言動之間顏
子也其求所以居其大者欤孟子曰仁安宅也人有
聞宅之安^而不得至則戚不得見則戚至矣見矣而又
曰吾將卜日而後居則向之戚徒戚而已矣蓋見而
不居則宅自宅也于吾何有吾亦于宅何有夫子指
是宅以居顏子顏子而少緩于居則動目一搖足而
失是宅矣得之之不易失之之不難豈大不哀耶是
則顏子之憂也夫子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嗟乎顏

子有憂而夫子无憂矣謹論

顏子論中

論曰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真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
遇則不可傳矣何謂遇以吾道之有迎彼之有是謂
遇之則不相拒而不遇則不相受而不相受而求相
傳是煮石以求其為粥也薪可尽斧可穿而粥不可
成何也粥固石之所必无也天下之事從其有而迎
其有則其功易取其无而以有則其功難而况于
以道傳人而人傳于不相受者耶盖不相受而求其
傳吾虽絮然有以与之彼則茫然不知所以受之

而順之而契也然則回与夫子之契豈夫子之言能
啓人而顏子之听能听人也邪夫子之言能啓人也
則難言之童啓笑回之听能听人也則車馬輕裘之
言入矣然則夫子之言不以言回之听也听不以
听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听不所以听者亦天也
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以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
无合之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
其既言回意无外使夫子一笑而已領笑而况与之
言終日耶或者曰回何功于後季也參知回則无孝
经矣門人皆如回則无論語矣有经有道犹不傳也

回也日安于韶護鍾磬之側而弗
者弗擊使有耳
者无聞焉非過欤違生疑
生問
生道而回也
不違也嗟乎道以言而通
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
道也失之者塞之也一失而為訓故再失而為詞章
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回之季何以使季者知有妙
季哉季者棄其季以季回之妙季則盛者衰
者盛
矣盛者未衰而衰者未盛則回之无功于後季也宜
也謹論

顏子論下

論曰顏子勇者欤夫子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

知之之未嘗復行也知不善而不能不行无勇也无
勇而知
而不去是徒知而已矣是故知之不如勇
勇者惡不知而已顏子知不善則不復行非勇欤曰
非也顏子知之極也勇足為顏子道哉今夫火樂于
燥而怒于擊愈擊則愈怒愈怒則愈樂勃然發于一
熒之初而欣然進于不可禦之勢此其勇非不後
也然勢方盛而雨驟至則一息之間至于熄滅寒棄
而不能以復振有所勇者必有所怯也人之情初而
勇久而習終則顏墮委靡而不可起何則情固有所
怠也使顏子之于不善勇于去其一怠于罷其二則

勇不如怯勇足為顏子道哉是故勇于去不善不若
安于去不善勇于去不善則必有所不去安于去不善
則无所不去顏子之去不善非勇也安也然則顏子
何以能安于去不善曰知之極也鶴之能殺人也明
矣而遇鶴以死者夷然飲之而不悟非喜于鶴也非
喜則曷為飲曰不知也知則不飲矣天下之善何以

髮之隔哉有毫髮之隔枕足以為顏子病无毫髮之
隔斯足以為顏子賀夫子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所以賀顏子之无毫髮之隔也欤

曾子論上

論曰道不可易言也狂則詣差則離道之難言不差
之難也夫子稱回之愚參之魯而全人之傳乃愚與
魯者傳之季者求其說不得則曰愚與魯道得之資
也智與慧性之翳也嗟乎言之似也而差也何也回
之愚之夫子蓋嘗言其如愚矣則回之愚豈其真而

孝者執以為真也若參也魯夫子之言未及盡也執
夫子未及盡之言而以參為真魯參又何辭焉雖然
參不病也孝者病也右愚魯而左智慧則納天下之
人于莊周之瓦礫佛老之寂滅也豈不病哉且參之
魯豈其蒙然蚤暗然昧耶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
相顧莫知所依擬而參也領之以一唯蒙然蚤暗然
昧者能之乎然則參非真魯者也非魯而曰魯况乃
言語之不給文孝之未敏歎言語之給文孝之敏君

有于身謂道自外至則有所至必有所謂身從中受
則有所受必有所盈迎其至而无見也及其受而无
盈也則道非自外至而身非從中受也道非外而身
非內則不可謂身非道而道非身也身与道本一也
一而二者不察之過也二而一者察之功也子思曰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人之一心察之妙
上際于天下極于淵无一理之逃也而况于反是而
用之于吾身之道乎匹夫有壁而積之于家久而偶
忘之不勝其困而假匄于其鄰自以為天下之至貧
也而不知其富也三年而忽憶其壁也出而鬻之一

朝而獲千金夫千金非自外至也匹夫之所自有也
有千金而困于貧既貧則富則察與不察也當其不
察壁之不亡及其既察壁固自若道也者吾身之辭
也孝者有辭而弗察弗察而忘者也曾子者有辭而
日察之日察之而日憶之者也為人謀而忠與朋友
而信傳道而必習孝者豈先是哉有而不有者誰之
過歟曾子一日而察者三豈有脫而不存也哉孟子
曰万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備而不
知反宜孝者之无所樂也曾子三省之孝惟孟子傳
之也歟並論

曾子論下

論曰無至人之天而求至人之地其至者否也然則
其孰為地孰為天仁也者至人之地也力也者至人
之天也堯舜之所性湯武之所身孔顏所傳惟此一
事故夫人也者至人之地也孝至人而不求至其地
是欲歸其家曾未及門而宿于牆之外也然則仁何
事于力子曰仁之為器重者莫能勝其為道遠行
者莫能至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而冉求
亦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故夫天下之重者莫
重于不重之重而泰山為至輕天下之力者莫力于

非力之力而烏獲為至羸仁也者不重之重也聖人
也者非力之力也夫惟有非力之力者然後能卒不
重之重不然子貢之辯子路之勇足以屈天下震諸
子而一登聖人之門則寂然默然廢卒其力與勇
納之懷而无所用之然則必有非力之力而后能卒
此不重之重者也蓋夫口易強而有功也身易強而
有勇也資難強而有力也非有其天其誰實能之故
曰力也者聖人之天也死其天而求至其地死其力
而求卒其仁此楚人之所以卒烏獲而死者昔者楚
人有慕烏獲之力而卒之其里之父欲持千鈞之負

而適秦者聞楚人之力而請烏楚人者欣然而試負
之然肩之不能勝_七之而不能步_七之而不能秦強
而趨烏不十步而絕筋折脛以死卒者死聖人之力
而求卒聖人之仁吾懼其肩而不能勝_七而不能步
步而不能秦也故夫烏獲可卒而不可卒也有烏獲
之力而卒死獲之負可也死烏獲之力而試烏可乎
烏獲之力子鈞之負不可試也而况聖人之仁而可
試乎紘有其力而堪其負其惟曾子與曾子曰士不
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
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之力廣乎聖人之力者也何

也其力洪然後肩之而能勝其力毅然後勝之而能
步曾子之于仁洪以肩之毅以步之其至于秦无难
也虽然輕天下之重者而不之覺迨天下之遠者
遠而不之慮曾子犹覺其重而慮其遠者也子曰仁
者安仁安則重者輕夫何覺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至則遠者迨夫何慮此圣人之事也曾子未及也故
曰曾子之力庶乎圣人之力者也虽然任重而能堪
堪之而不釋道遠而能趨之而不息秦虽去楚遠
矣其庸不可至乎而况吾仁非若秦之去楚也哉曾
子也虽未能如圣人之不覺其重不慮其遠之安也

仁以自任死而後已曾子其不至于仁乎子思曰或
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曾子之謂矣謹論

嘉定元年春三月

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六

心學論

聖徒論

子思論上

論曰道必有措手之所而後學者得以用其功邈然如天淵然如淵則學者安所措其手哉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不言所以處喜怒哀樂者而止言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初無影之可捕而况求其形哉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流而入於槁木死灰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之學夫槁木死灰之學非洙泗之學也西學也然則
學者不入於此而入於彼無乃子思不示以措手之
所而納之於茫洋之地而然乎子思不然也子思蓋
有示人以措手之所者矣而章句之學離之也離而
不合此學者所以止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言而
不知子思所以處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妙則固有在於
言前也且子思不云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
道之謂教又繼之曰君子戒不睹懼不聞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故君子敬其獨然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中和也者天下之大本和

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天
下未有無用之道而君子亦不為不帶之言也中也
者固性之有也然性不可見而中不可能使子思曰
天命之謂性而止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而
止耳則此言無乃鄰于不帶而此道無乃墮于無用
邪故子思之學不恃其性而恃其率不恃其中而恃
其致率也者循是而教焉者也致也者力而求之也性
不可見而率性者可見中不可能而致中者可能致
則率矣中則性矣是則子思之意也而學者不
詳之也象犀珠玉絕域之產也而人得而用之者夫

固有以致之也吾性之中不如是之遠也不遠也不
迹也則未有以致之爾致犀象珠玉則犀象珠玉至
致中則中至然則何以致夫中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有處之是也然則何以致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曰
君子敬其獨是也蓋天下之理莫隱於十目之所視
而莫顯於喜怒哀樂之未發當其未發吾已知之非
吾知之也心知之也非心知之也天知之也天且知之
而不曰不顯可乎曰不顯而不戒不惧則喜怒哀樂
未發之物內既不其養外不既其體未發而不養則
其發必妄未發而不閑則其發必肆妄與肆相遭喜

與怒相激哀與樂相戰將以致中是閑蠅蚋千百於
一室而求其靜也是以君子敬其獨也敬心不以隱
顯而去由則內有養外有閑方其獨也若不勝其衆
也方其未發也若不勝其動也方其不睹不聞也若
不勝其耳目之屬也何也獨者衆之源也靜者動之
机也一息之頃心與天已知之矣知而養之而閑則
一妄起一察動一肆動一微隨察與妄應則察至而
妄者除敬與肆隨則微至而肆者伏妄者除而肆者
伏當是時此心莹然貞而法矣未發而貞發而非貞
未發而法發而非法天下有是理乎去妄去肆而一

之與貞與法而中在其間矣人有病目者不求其本而急其末以為所病吾目者翳而已去翳則目宜必明然去一翳生翳則不知養肝之過也肝得其養而目自明則夫翳者不去而去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自中也邪其有以養其中也耶謹論

子思論中

論曰聖人之言愈大則愈微此非有所隱也微之者顯之也言愈激故求之者愈力求之者愈力故浚之者愈深求之力浚之深而聖人言之微者顯矣雖然後之君子有能發聖言之微而置之顯天下之幸而

君子之不幸也三人同行而入海一人得珠焉則三人必擠夫一人者三人者亦何仇於一人也珠也者擠之招也游聖門而先發聖人之微則尔有愠後有忌愠与忌並起而相競非君子之不幸欤且君子發聖人之微非以為功也為道也或者不察以為學聖人而不能發聖人之微則天下將以我為無功於聖門邀功之心生則相競之說起競則異則朋異之中又有異而朋之中又有朋則以強弱怪竒為勝負尔非惟君子之不幸也亦聖道之不幸也蓋自夫子有性習近遠之論而不明言性之善惡至孟子則

斷之以性善之說於是荀揚韓三子者各出一說以與孟子競說者以為夫子不立論以起爭而起三子之爭者孟子喜於立論之過也嗟乎夫子豈不立論而持兩端則仁義禮智於何而折衷哉性習近遠之說是夫子之立論也立論而微者也孟子豈喜於立論者哉入夫子之海先得夫子之珠譬然見其性相近之旨悟其貞而發其微不忍自私而分於人此亦仁人君子用心之切者也而孟子何過焉三子之競豈孟子起之耶三子邀功之急者也三子急功而孟子遂為過君子於此亦難於處也哉蓋將附三子

則悖於聖人附孟子則三子者不服然則何以處之者昔秦緩死其長子得其述而翳之名齊於緩其三子者不勝其忌也於是各為新音而託之於其父以求勝其兄非不愛其兄也以為不有異於兄則不得以同於父天下未有以決也它日其東鄰之父得秦緩枕中之書出以證焉然徒長子之術始信于天下有所訟者必有所負也中庸之書夫子枕中之書也而子思得之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能盡其性則能及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參天地質之以此而後孟子之說始信也歟性果惡和則曰違性

之謂道可也烏用率且性既惡則盡性之所至當逆
天地而戾人物矣奚其贊人奚其參人性之有善惡
善則惡不得以寄惡則善不得以居如水之寒而濕
火之燠而燥也今曰善惡混吾將曰水之性燥濕混
而火之性寒燠而燥也可乎至於裂性而三之裂三
而五之則亦不勝寒勞矣蓋三子言性而未見性者
也冒為言性而未見性也不自盡其性也自東海而
趨西海必至於西海而後盡也未至於西海而止也
曰西無海也之三子者是也吾性一盡而育人物參
天地者在焉性為善耶惡耶三子者亦嘗進於此也

乎三子者自有性而不盡也宜其言之不徹也質之
中庸而後三子者心服矣三子非服孟子也服孔子
也三子服而後孟子之說信孟子之說信而後孔子
之意明孔子之意明而後性善之論定性善之論定
而後天下之為善者衆則子思之功豈不大哉子思
不邀功者也不邀功而大有功者也謹論

子思論下

論曰學者病乎無見亦病乎有見學而無見孝之俗
也學而有見學之妙也俗則病矣妙矣而亦曰病乎
妙亦病也妙而不反斯病矣人無見也人而有見則

遂於見而不反蓋世有病於能俯而不能仰者終身不知有天也一日而其病愈仰而見天之高自以為未始見也而喜焉喜而不足則終日覘天而後視地焉坐亦覘天行亦覘天不知逢荆棘蹈溪壑也殞而傷焉豈天使之殞而傷哉傷生於喜：生於見：生於不見故也學者其初悉於無是也而尽銳以求於一見：矣其悉反甚於不見何也不見則美既見則喜自夫人之喜心生也而道始遠矣非喜心之害道也喜則高則必厭其下喜則遠則必棄其近喜其大則必厭其細不知夫道也者下不二於高迤不二於

遠而細不二於大也而二之是故崇先覺卑後學務遐想蔑近思以君臣父子之日用為淺易以仁義禮樂之為教為粗迹於是揮混茫以為深極孤絕以為高而不知人於空虛無有之學以治身濟世此猶取夢中之飲食以濟飢渴也不已踈乎古之君子蓋有窮百家定六合極師友博論辨而無得也非無得也有得而無用也有得而無用則是吾見之為病也送其見而反焉則有得矣見不損于今亦不加於今見不異於昔亦不同於昔此則向之所謂百家六合師友論辨皆非也而皆是也百家一人六合一室師友一戶

論辨一曰孰為高孰為下孰為遠孰為近孰為大孰為細耶道之歸有在矣中庸曰道之不行也道之不明也賢知過之愚不肖不及也夫愚不肖之不及固離於道矣而賢知之過之乃中庸之所甚憂而道之不行與不明乃賢知者之罪此無它見而不及之病也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尽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夫學之功至於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倍此貞有用之學也求其所以然者則本于不以性廢學不以大忽微不以高棄中不以新忘故不以

質去文嗟乎學至于此其斯以為子思中庸之學也欤好游者以為九州之內四海之外其山川人物非復其鄉里所有之山川人物也竭其家以為糧以求博覲于天下三年而貧也而倦也悔而歸則其鄉里之山川人物即九州四海之山川人物也而後釋然悟翻然喜學者之學而有見；而不反蓋游而未悔者也安得游而悔者與之共學子思之中庸也耶謹論

孟子論上

論曰仁可得而求乎曰可仁可得而聞乎曰不可仁

不可聞學者烏乎求曰求以不言不求以言蓋体仁者心也而心非仁喻心者言也而言非心言猶非心也而言可以求仁乎哉言之非心也以言有所不能言也非惟彼心之言不能言于吾也吾自求之吾自得之吾自不能言之矣人有生而不能飲酒者問酒之何味其能飲酒者不過告之以酒之美而已若酒之所以美者雖能飲酒者亦不能自言也非吝于告也極天下之善言酒者止于此也就使能言而不止於此亦不能使不飲者之知味何則吾以其言酒而彼以其聽酒而言與聽卒非酒也韓子曰博愛

之謂仁程子曰非也仁者覺也吾將是韓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於博愛何與焉吾將是程子夫子之言有不然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於寬何焉仁之不可言也如此然則仁不可言則二子之論烏乎歸曰吾將歸乎夫子然則夫子之論白不一也烏乎而得歸于夫子曰吾將由孟子以歸夫子程子者得夫子之潛者也韓子者得夫子之彰者也孟子者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其會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嗟乎孟子之言仁孟

至於此妙乎然則冒為惻隱曰是不可言也孟子之言及于惻隱假惻隱以明仁而惻隱非仁也今於惻隱之外又求惻隱之說正使惻隱之說明而仁愈晦矣雖然試言之隱也者若有所痛也惻也者若有所閔也痛則竟：則憫：則愛人之手足不知痛痒者則謂之不仁蓋方其不知痛痒也搔之而不醒扶之而不恤彼其心非不愛四體也無痛痒之可竟也至於無疾之人誤而拔一髮則百體為之震何也竟其痛也竟一髮之痛則愛心生不竟四體之痛則愛心息孟子曰不仁者以其所不愛此不竟于人者也

曰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此竟于人而不竟于身者也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竟於身而不竟于心者也以竟吾之痛竟彼之痛則愛人以竟彼之痛竟吾之痛則愛自：竟而自愛則何理之不悟竟人而愛人則何物之不覆是故不愛始於不憫不憫始於不竟不竟始於不痛古之君子以不如舜為憂此一痛也以一夫不被其澤為責此亦一痛也故曰痛則竟：則憫：則愛然則克己復禮仁也愛人仁也博愛之謂仁：也仁者竟也仁也何也均惻隱之心也故曰孟子得夫子之潛與彰而

據其會者也雖然孟子善言仁矣何与乎學者之事
哉學者誦孟子之言曰吾知惻隱之為仁也市門之
儉終日導千金之賈而鬻金于市歸其家無一錢之
藏則外而不內也孟子之言仁何与于學者之事哉
孟子曰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克之不足以事
父母學者蓋亦求其所以克之也哉謹論

孟子論中

論曰學不至於聖則不至於定孟子曰天下定于豈
惟天下求定哉惟學亦然學而不至于定則難於守
而易於奪得而不能守：而不能奪自非聖人誰

不然者求定者必至於聖而後可也雖然至於聖而
得其定矣有以定其聖無以運其聖則是鑄金以為
天地之儀其氣之至地之震無不應者天地則非
不天地也而不能生萬物則其為天地者特未尔李
至於聖者天地也至其聖而不能運其聖者不能生
萬物者也是故運天地者非天地者也運其聖者非
其聖者也蓋天地以氣運而聖人以智運智非仁義
禮智之智也智者神之用也以其神運其聖而後參天
地澤萬物之功可得而凝矣神泯則無所運其聖孟
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

聖之時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
金声者始條理玉振者終條理始條理者智之事終
條理者聖之事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學者於
此每難言也而說者有曰聖人猶力墮者猶巧有曰
巧或有不能力無不至是不以巧為悅者也不知夫
孟子之意正以巧為悅也孟子不云乎猶射於百步
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射者悅于至乎
悅于中乎射而不悅于中則天下皆后羿矣天下不
皆后羿是以中為悅者也是故至者中之所兼也
中者非至之所兼也故曰其中非尔力也中非力則

至非巧矣然只力者尚乎非力者尚乎聖之尚乎智
猶射之尚乎巧也孟子之所謂智即吾之所謂神所
以運夫聖者也至於聖而不能運則三子者是也聖
而運、而聖則夫子是也三子者惟其聖而未智是
故任者不能清、者不能和、者不能清与任夫子
之聖非能離于清任和也而離于清任和也不離于
清任和夫子之所以聖離于清任和夫子之所以智
雖然以智為加乎聖則冒為曰始條理曰始終云者
非序也用也荀卿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始言戶
終言室也此序也非用也孟子曰始終云者用也非

序也始言施終言收也有投乎吾前者無以施則不
集無以收則不止謝而不集釋老以之集而不正申
商以之智以施之聖以收之動則樂集則正千轉萬
變而不踰乎同條一貫之天理此夫子之神而孟子獨見之
也壺丘子与列禦寇射壺丘子登高山履危石足
二分垂在外而下臨百仞之淵撮列子而進之列子
汗流而不敢進嗟乎壺丘子能怖列子尔使遇孟子
豈不敗哉壺丘子能垂危石者二分而已加乎此者壺
丘子能之乎孟子則能之者也夫三子之見道者至
乎聖極矣出乎聖之表而進乎智之事者孟子也壺

丘子而遇孟子吾恐壺丘子之汗流也懾乎壺丘子
之不過孟子也謹論

孟子論下

論曰君子能輕富貴故君子非能輕富貴也能出乎
富貴也未有以出乎富貴而曰我能輕富貴將以輕
之適以重之夫惟出乎富貴者然後不為富貴之所
誘何則此固有以破其誘也市井之人窮目之力竭
智巧以爭錐刀之利人自以為得也登山而下視
之此与蟻蚓之爭糞壤有以異乎非彼之暗而吾之
明也彼方居其中而吾則立其表也然則破富貴之

誘者必立乎富貴之表者也然則其孰為富貴之表
禮義是也君子者登夫禮義之山以下視聲利之市
而明見富貴之糞壤則天下之富貴有不破者乎夫
既破之則無所用之天下之所為汲於富貴者
夫固有以用之用之固求之無所用之則安以求為
哉貴極人爵而富以萬鍾反視吾身而無開焉而有
怍焉無開則何所加有怍則有所病得富貴也未有
所加而先以自病則富貴者真何用哉孟子曰生亦
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
義者也此孟子之所以出乎富貴而立其表也取義

之必取則生猶必舍也而不能舍富貴也耶又曰非
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
一豆羹則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噫爾與之行道之人
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
之當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
乏者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此孟子之破富貴之鉅
力也歟蓋簞食豆羹之非禮而乞人辭焉萬鍾之非禮
義而士君子受焉乞人之辭有用者也士君子之受
受無用者也何則簞食豆羹之不受則乞人者飢而
死矣萬鍾之不受士君子之身無乃未至於死耶未

至於死則曷為受之曰為宮室之美也妻妾之奉也
知識之求也且夫蔬食曲肱聖人樂之啜菽飲水聖
人以為孝也顏路請車聖人不與也聖人之自奉與
奉親與交際夫固不以外為悅也今夫非自奉非奉
親而特為宮室妻妾知識之奉而安於受不義之富
貴此為誰計耶乞人能不受其身之死以不離于義
士君子不能不受奉人之具以不離于不義可怪也
乎且身無一毫之加而有丘山之損妻妾知識享萬
鍾之奉而吾身不道乎萬世之誅豈非明者而獲見
哉故孟子曰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知識而為

之是亦不可以已乎且乞人之心：士君子之心：
也曰士君子之心無乞人之心可乎有之而失之也
故曰失其本心士君子之膏肓孟子其痛箴之矣嗟
乎欲天下之不為者不可使天下之不為也必窮其
為之：由而折之孟子不使天下之不受不義之富
貴而深折其所以有用于富貴者使天下曉然見其
有用之無用也禮義之未亡聖學之不絕誰之力哉
謹論

韓子論上

論曰韓子原道之書孟子以述一韓子而已大哉韓

子乎雖然其猶有不合于聖人者歟若曰道與德為
虛位之類是也曰此乃韓子之所以合於聖人者也
聖人之道非以虛為德非虛而曰虛位者道德之寔
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天下之物惟其位之寔
是以莫得而入也其位不寔則虛與寔皆得入而居
之夫惟有以寔其位之虛則其位不可入矣韓子之
言所以寔其虛也且夫道德也者果何物也謂
之無也何以不無其名謂之有也何以不有其形惟
其有名聖人之所以寔之以用世也惟其無形異端
之所以入之以欺世也昔者生民之初蓋有甚所不

安也生不養死不葬居焉而無別群焉而無聽爭焉
而無決也聖人者倫以經之具以維之仁以親之義
以愧之經之故立維之故不敢親之故不相棄愧之
故相憚由乎此者謂之道体乎此者謂之德根乎心
而形乎事進則賢至則聖熟則神皆不外焉者也聖
人者以為是足安天下澤萬世而無憂也孰知夫聖
人之力有所不安遂遺聖人之憂蓋天下之未安
則惟安之求而不暇乎其他天下既安而侈心生焉
於是道德之名卑能止道德之寔也天下玩其寔而
疑其名也自天下之翫也而道德之位始虛自天下

之疑也而異端之道德始入蓋聖人之道德既行而天下之大安天下既安而不知其所以安者乃聖人之道德也不知故翫舉居臣父子日用飲食之事彼皆翫以為常而不足異也而聞聖人有所謂道德云者樂其名而求之不知其所以常者即其不求也不知故疑彼以為道德云者必有所甚異而世皆未之見也于是舍日用而求新奇而異端斯入之矣何則有虛之可乘也人有居鉅室享膏粱者久而厭之以為是不足居不足享也而聞山林之姦人有異說者天之可以飛而昇風露可以食而壽也則舍其室而

從焉其室既虛則姦人者何憚而不乘以入之哉道德者天下之鉅室也非如曠野之空虛也而其位則虛以矣而天下之人去其室以求其室其位得而不虛耶異端乘之韓子塞之異端入之韓子出之韓子曰仁與義為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寔矣匹夫細民見其鄰之從而去也則私其玉田而耕之它日其鄰者歸焉則為匹夫細民者將遜而去乎猶將私之也老子以空虛為道德此私吾聖人之田者也韓子出而仁義還則聖人之田宜誰歸故曰韓子之言所以

寔其虛者也謹論

韓子論下

論曰君子之去異端非異端不去之可憂而異端既去之足慮異端之不去蓋有能去之者矣去之矣其患有大於未去之時何則有以去之無以處之也如去盜焉方盜之作也紛紜震擾若無以支持之焉者于是深計以圖之尽力以角之圖之而中角之而勝其遂無盜矣乎曰未也盜之未敗而降也有不可以不受者矣及其敗也有不可以不殺者不受其降而不寬其殺不可也受其降而寬其殺不可也蓋

聚姦究之民而驟散之散之而無以虛之則其復為盜也又有甚焉者矣天下之入於佛老豈皆好其清淨寂滅之道者哉有好焉者有畏焉者有利焉者士之為高者則妄意以為此可以悟性命而超生死也則之焉此好之者也士民之倖于福田利益之誘而悖于死生報應之狂者則亦之焉此畏之者也愚夫細民之情者無能者廢疾者鰥寡孤獨者進而窺二民則見其不業而食不助而居反而頌其身則茫乎無於是亦之焉此利焉者也韓子也固憂夫好焉者之不可奪畏焉者之不可祛也而利焉者之無以處尤

韓子之所大畏憂何也好焉者可以理迂奔先生之道而力明之以寔夫位之虛閑其入而閑其歸韓子則有原道之書畏焉者可以事曉而祥不善而殃此天下同見之事也烏有福利益之妄且則夕生則死此天下不足怪之事也烏有死生之怖韓子則有與孟簡氏之書弔武侍御氏之出使韓子之言行則奪以祛何難若夫民之利焉者一旦驅而散之其徒之為萬者不知其幾也散而無以處也歸而斃以生也廢疾者坐而死鰥寡孤獨者坐而死惰者無能者肯坐而死哉坐而死者奚罪焉君子何恐

置之于此也其不肯坐而死者不去而為盜決而為大亂者無之去異端所以仁也而無罪者得死所以為治也而反得亂則是不如不去之安也是故韓子既思所以去之又思所以處之韓子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所以去也又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所以處也文王之治岐也必先夫民之窮而無告者此非惟既莫仁也亦防其民之利於為異也三代之時異端之不与豈一時道德而同風俗之力歟亦其所以處民者盡爾韓子之意其先王之意也然則韓子曷為言之而不行曰韓子能行

而不得行者也蓋有得行而不行者矣將能行而不
得行者罪耶得行而不行者罪耶謹論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五月門人 羅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六 終

誠齋集卷第八十七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千慮策

君道上

臣聞言非尚於奇尚於用也事非難於料難於處也
奇而無用能料事而不能處此豈非士大夫進言謀
國者之大患歟昔之人豈有長於談兵工於說難而
死於說言非不可奇也疎於用也蓋有知七國之必
反而無以制其反能三策匈奴而不能一策昆陽之
敗料事非不明也昧於處也今天下之士秉 聖天

子求言急治千載一時之秋而爭言天下之利病夫
豈無一言之切於用而一事之善於處也哉而未聞
朝廷待某人之言而興某利也又行某人之言而除
某害也夫言而無用者言之虛聽而不用者言之棄
臣不知言之不行者其言而無用歟其聽而不用歟
其言之虛歟其言之棄歟言之虛者其責在下言之
棄者其責將誰歸天下皆曰 聖天子之求言者以
為始初清明之美觀耳其然與否臣不得而知也臣
所知者臣將治臣之言以塞臣之責臣道不量其愚
而夙夜以思當世之故千慮一得慨然欲吐者有三

十策焉願有獻也非敢謂有用也亦不可謂無用也
惟 朝廷財擇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
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
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
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
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為
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而謀
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
疎是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為用子胥之主也非
吳主之心乎是故人主之有天下如富家之產也人

主之有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也有千金之產
而其家主者博奕焉酒色焉與不逞之奴客狎而不
嚴焉則其千金之資人孰不視之為外府耶而其友
之忠焉者不先正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之家是故
枝其東而西頌富其左而右貧世之君子之相其居
也不過曰人才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
兵未強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之未有已也
是皆知扶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
君維休守文不知艱難而敗其國者臣未暇言也請
言其創業之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敗陳以混

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漢以來僅有此
尔其賢明何如也唐莊宗與梁對壘于河上不解甲
者十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其英雄何如
也二君者創業之難如此然皆身不免于禍而國不
免于亡夫興隋者文帝也亡隋者亦文帝也滅梁者
莊宗也自滅者亦莊宗也君一君也而興亡成敗之自異也
蓋在前日之文帝後日之莊宗正其主也其主正則國從
而興後日之文帝後日之莊宗自敗其主而已其主敗則
國有不敗乎蓋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
君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一變而為逸慾樂成之心

主已敗矣當其惑于女子嬖于伶人二君自以為無
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橫潰決裂而不可救
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二國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
亂存亡者夫豈階于外哉亦視其人主之主如何尔
今以天子之聖明仁孝而加之以典學之緝兢業
如舜勤儉如禹不迓声色如湯不盤于遊田如文王
則所以正心誠意以立其致治之主者至矣臣猶首
以為言者蓋聖人之防其心不恃其天而尽其人不
傲于危而傲于安今日邊事小息矣憂顧小舒矣外
息而內紓此治亂安危之所伏而未測者也蓋無以

新声麗声而蠱上之心者豈無以伎巧玩好而蕩上
之心者豈無以戈獵游幸宮室臺榭而迎上之心者
道塗相傳萬机之暇毬馬稍進矣臣不敢信也而不
能不惧也獨不見高漸离之筑耶事豈必大而後慮
也漢文帝之賢与成康孰先孰後已敷朴勤一無嗜
好頽獨稍好射獵未損帝之賢也而賈誼諫之曰不
獵猛獸而獵田鼠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可謂流涕費
上亦諫曰願少哀射獵修先王之道不如此則行日
壞而榮日滅二臣者所以責文帝備也非責之備也
愛帝之全也臣願：聖天子罷毬馬之細娛而求聖

賢之至樂收召天下者儒正學之臣与之探討古今
之聖經賢傳深求堯舜三代漢忠所以興亡之原而
擇其忠以之正心修身日就月將聖德進矣則五帝
三王之治涵養于聖心而同流于天地敵國雖強其
強易弱也

君道中

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其君之
不為也君有為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蓋不為
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為之君其志銳天下
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富也銳者遲之所由

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
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
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于速也速而折、而不忍
則銳安得不變而為遲哉一朝之有為必至于終身
而不為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
為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
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
重其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疎則一發是以廢百發
非重其奉也恐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
間其立也堅其謀也老夫是以有老成則不欲速堅

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敢而不怯得而不喜
失而不挫優游容与以待天下之隙而除制其要領
蓋昔者晉文之圖伯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
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
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踊躍
奮迅而欲有為者二也而子犯三過之越王之報吳
也四年而君問范蠡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
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
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踊躍奮迅而
欲有為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二臣者舉其君踊躍

奮迅之氣而納之于鬱抑憤悶之地使朝夕恣嗟求
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蓋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
之志惧其速而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強兵氣已
振事幾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
滅吳了此事不崇朝尔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
于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遣三將而一成一伐
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于藩鎮者終其身求
節度則与節度求宰相則与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
肅宗而成于德宗至于止唐藩鎮止之也德宗豈直
成藩鎮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德宗而不

速則不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也何遽至于晚
年之姑息哉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于誅宦官者乎
然不勝其憤銳于仕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
禍也則不敢言及于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
制詆辱則甘其詆辱故宦官之禍始于明皇而成于文
宗至于上唐宦官亡之也文宗豈其成宦官之禍者
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文宗而不速則不折；而
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也何遽至于飲恨以沒哉二君
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
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 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

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翹復神州
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
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
輅已駕紛；擾；以至于今而國論卒歸于和此其
病安在哉蓋兆今日之和者符禹之後也事不極則
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熇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
然也戰豈与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
不得不變也且是後也 天子之志固在于取中原
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
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

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安得而不歸
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
天子即位之初雖不堯舜為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
威德于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卒以
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尔成乎心猶未
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
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于一折而虜人有以窺
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蓋可鑒矣
人有未富而先急于作大屋者屋未成而家已貧則
他日之一墻之類一籬之缺而不敢議于補葺夫一

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其屋同不同也勇于屋
之大而怯於藩墻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
至于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為之太息蓋昭烈
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
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于呂布又敗
於曹操奔走狼狽于荆楚之間而無所於歸宜其憊
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于
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
嗟夫昭烈者是時已老矣衰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
亮之所以樂于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手而

成器時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操靖康之恥進則成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于以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心而無以唐之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絕望也

君德下

臣聞聖人之伸于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藏于神故其威不測神行于威故其神不狎蓋天子以一身立天下之上其力為至孤立而不失其立

則治而與否則亂而正其勢為至危然以至孤之力而天下附焉以至危之勢而天下憚焉附焉則不離憚焉則不抗不離故孤者強不抗故危者安孤轉為強危反為安則神與威在焉故也神去則天下離之矣威脫則天下抗之矣天下離與抗而後孤危之形始見聖人之神與威獨可頃刻脫而去之而不執而留之哉然則其孰為威孰為神聞之曰表無當于裏而裏非表則不存右無當于左而左非右則不全物固有睽而合殊而同二而一者是故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于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在于山何也龍不

淵而陸虎不山而神則龍虎之神与威不在龍虎而
在童子之尺筭矣故龍不可離于淵虎不可離于山
而人主不可離于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欵上執
其柄則神与威不在于下；竊其柄則神与威不在
於上現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
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罷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
罰之可否此豈非人主之柄欵見柄一去則所謂人
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寔亡惟天下之至明者
能使是柄在己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
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否

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
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惑是為嘗；而不動
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為非蔽其真非
者而文之以為是；謂欺故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
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神吾之晦而
嘗者至矣嘗則維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割
然出于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于其所欺之中夫安
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焉
有一人之明必合天下之明合天下之明以為一人之
明者天下之公明以一人之明廢天下之明者一

人之私明也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為三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詢而不陰求衆問而獨決顯詢而不陰求則姦不台矣衆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于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用而天下不為不察故曰用明以公舜有焉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恃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恃者以明出于己為矜而以明出于人為媿疑者以親

暱為可信而以公卿大臣為可防以明出于人為媿則舉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為可防則奉朝不敢有為非不為也為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于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收于前而移于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于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于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于左右也非謀之于諸大夫也非謀之于國人也豈天子偏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

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倖臣之
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為親暱而可信也不知
其秉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為陰可以助己之明而外
不知也以其蔽己之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
姦其終卒禍其國故曰害民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
德順有焉春秋傳曰捨大臣而与小臣謀楚莊王曰
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郟陽所以
言于梁蕪听則下情通偏听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于
唐少師乱隋子翬殺隱祿產危漢朱宗上蕭奈之何
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

下之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
顯而不知王鳳即顯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
皇甫鏄即叔文也非不知也明于人而暗于己也臣
願聖天子以古而察于今蓋當石顯王鳳裴延齡
王叔文用事之日元老大臣之廢退蓋有出其意者
矣姦邪小人与夫戚里倖佞蓋有介其援而至宰相
侍從固結而不解者矣蓋有忠臣義士排之不勝而
反被其禍者矣此天子之柄所自移而天下之乱上
所自出者也陛下聖學高明洞視萬古讀之至是
以為是耶非耶孟子燕閒之餘思漢唐群小之禍而

以此數事默覘而深省焉今日其無是事乎可以自
慶而塞其所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惧而拔其
所植之根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遠邪佞而親正士則
自寧執至于侍從經筵臺諫館閣之臣孰非
聖天子之腹心耳目哉政事也人才也號令也賞罰
也疑焉則以問之是焉則以行之非焉則以詰之欺
焉則以罪之不一從不衆違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
矣豈若漢唐四君足踈千萬人而獨信一二親暱小
人也哉為虺為蛇履霜必冰臣不勝忠憤激切之至

國勢上

臣聞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蓋國之所
以廢興短長者天也而所以使其廢興短長者非天
也人也惟人為能成天惟天亦能敗人非天之敗人
也人寔恃天以自欺而天亦不能如之何也且夫國
與天地有与立焉古之國蓋有至弱而存有至強而
亡者蓋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遂滅亡有四十七世七八
百年而不絕者夫強者宜其不可亡一再傳者皆艱
難創業之君宜其不可滅而乃至于滅亡何也弱者
宜其朝不及夕傳世至于二三十君之後大抵不驕
則怠宜其無以自立而乃至于長存又何也求之而

無其形寃之而無其端故曰天也國一國也有昨廢
而今與有既亡而復存君一君也有朝弱而暮強有
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乎哉故夫善養身者能延
既絕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既衰之祚人之所至天亦
至焉故曰人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國詳與孔子
孟子之徒為世主言者大抵言人多于天而言寡于
人則憂為國者之以天敗人也臣竊覘天眷我國
家也往之驗以十方來之祚則知商周歷年之數未
足為國家喻也臣蓋善而憂之喜者天也而所憂者
人也方逆虜為靖康之役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也

而民心依戴其旧君是以有南京之立方逆虜為
維揚之後彼謂深入窮侵之不淺也而風潮効灵
一隔千里我是以有海道之安方逆亮為江上之
後彼謂投鞭于江可以利涉也而千艘一炬虜首授
首我是以有江海之捷則天之維持全安我國家者
屢危而屢不危愈探而愈不拔其眷何如也則國家
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了在人目中矣雖然天之所
以天者尽矣而人之所以人者果尽也耶臣不得而
知也果不尽也耶臣不得而知也臣獨怪夫赤白囊
一至則廟堂騷然而失措某所未有備某所未有兵

幕市人招武勇以為臨時應卒之計請解之義一許則君臣欣然而相慶罷戎幕散舟師撤边防息憂頽以享安逸無為之樂既君臣欣然矣而邊塵又動也則騷然之色復見既廟堂騷然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為者耶千金之家不幸而大盜為之鄰前有父兄不戴天之仇而後有尽盜吾千金之產之意彼夫盜者日夕聚惡少治兵又伺間隙以圖我未有以乘也則陽謂我曰吾与若為好也所謂千金之主人者將遂毀藩牆投梃又晏然槃樂飲酒而不為之慮乎抑將外姑与之好而陰益為之備也

嗟乎千金之子能不忘于盜而為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乎敵天下之憂復有大于此者乎則所謂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欺人者臣所不敢知也蓋臣聞之古之敵國對壘而未有息肩之期者其處之大略有四一曰謀二曰備三曰應四曰墮何謂謀畫不甘食夜不安寢君臣日夜感額相顧以敵仇未滅為大憂以天下未一為大恥以宗廟社稷未有萬世不可止之寔為大懼收台豪傑選馬勵兵深謀密計期于必取所謂臥榻之側豈容有鼻息雷鳴者大祖皇帝所以違一統之業也何謂備謀人而羽翼未成也机会

未至也。罽隙未至也。則遂不謀人也。耶。我不彼謀。彼必我謀。是故防之也。豫而備之也。周脩政刑。求人才。深溝高壘。積粟治兵。恐懼儆戒。常若一日。而敵之至也。夫是以此然。有不可犯之堅。動則不可以制人。靜則可以不制于人。為客則可以百全。為主則可以萬全矣。孫仲謀之所以走曹操也。何謂應。欲為謀人而不能。奔欲為備人而不能。勞政事。紀綱守其常。兵革士馬。因其旧。其國不至于大治。而亦不至于大亂。敵不至。則不慮其至。敵至。則徐應其至。夫不慮其至。而徐應其至者。非有萬一之素也。尽于一決。以幸一勝。

尔故其勝也。幸也。非計也。宋文帝之所以支伏狸也。何謂墮。既不能謀。又不能備。又不能應。苟于安。而不知危。伏于其中。偷于樂。而不知憂。寓于其間。狎于敵人之詐。而不悟。墮于敵人之計。而不疑。至于覆亡。其國則曰天也。吳之所以謀于越也。謀人者。其國與備人者。其國安。應人者。其國僅存。而墮于人者。其國必亡。有國者。可不深惧。而謹擇于此。四者乎。臣竊觀朝廷今日之大計。而深所未諭也。謀耶。備耶。應耶。墮耶。蓋亦不出于應而已矣。敵至而能應。愈于不能應。非不可也。而未善也。何則。餒而始學稼。渴而始浚井。

得為善理家者乎其平居不為萬全之策而緩急乃
幸于一勝之功可以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
而不可以數幸也臣懼朝廷今與虜人講解之後輕
信其情而不防其詐也歷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至
鴻溝之境一分而垓下之禍作此經事明也臣願
朝廷深為之備以待不測之警而後立國之大計臣
得次第而歷陳之

國勢中

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分裂之際者有所謂萬世
之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國無兩存無兩亡非有北

無南則有南無北亦有能舉天下之二而一之此萬
世之業也畫地以相侖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守則
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既懲于一奔而
折則萬世之業其成未有形而其廢未有候也而數
百年之業亦獨擾：而未求所定安：而未見所立
則亦可謂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
也為而不果也果則不為：則能矣昔司馬晉內有
王敦蘇峻之亂有利石之敵晉宜不能乎晉也而無
病乎江左十葉之基到宋之初譙縱梗蜀盧循逼都
下而姚氏慕容氏拓拔氏沸中原宗宜不能乎宗也

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祚晉宗之君何人哉使
朝廷當此時將不為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
至于七十里而與商百里而造周湯文何人哉
朝廷當此時將不為國乎雖然此猶有王也至于漢
高帝一劍之外無餘物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
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 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為
國乎嗟乎以高光為之能以無國為有國也以湯文
為之能以一國為天下也以晉宗為之能以危國為
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為之國哉亦存乎其人
如何尔今也內無孰峻譙廬之猖獗外無劉石之英

雄而獨當一未亡之金虜而又以全楚為家吳越為
宮此楚莊吳闔閭子胥種蠡之所以強霸用武之國
也西控全蜀南擁荆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
謀楊行密之所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而三江
五湖縈其南北此古之六朝所恃以為不拔而不可
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漕江淮粟市西戎之馬而
號召荆楚奇材劍客之精銳此漢唐之所仰以為資
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揣焉不能以自存常
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挾千金而憂負有孟賁之力而
憂弱者也故曰非不能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也為

而不果也使天子一日斷自一心不惑群議卓然
挈吾國而大有此建立則萬世之業為之有餘也而
况數百年之業哉獨患乎因循頽墮止其我之可惜
惜而繳其敵之不可忘者而已矣蓋吾之可惜而
吾不惜則凡所可惜者無所往而惜無所往而惜者止
之所從間也彼之有所忘而吾不示之以其所忘則
凡所可忘者無所往而忘無所往而忘者寇之所送
台也昔者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寔自
滅也不思人畏之計而求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
和于秦地朝割而兵夕至蓋六國之君与臣初以為

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止乃自不惜尺寸
始非尺寸之地能止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至于止
國則不正頃者虜人求唐鄧則与唐鄧求海泗則与
海泗此何為者耶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
垣以納之曰吾將拒之戶是得為善禦寇者乎夫室
以戶存戶以垣存也垣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蜀
失漢中而劉禪降唐獻淮南而李景威朝廷獨不
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忘其我之可惜者也漢高
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銳也以
仁義之師乘暴秦之止如此其易也以高帝自將而

子房為之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而挈秦非宛之能重秦也能病漢也蓋宛者漢之後顧之病也宛一下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遣一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歲月入也異時朝廷奔長淮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不壘不置一卒使寇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為者耶議者猶曰是時虜之瘡痍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狼然有窺吾淮甸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倘復如前日置淮度外則天下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窮崖深林入者凜然而又羆游乎其前豹伏乎其左此人之所

以甚忌也使羆與豹皆去而虎立於途人孰不操戈以制之哉臧質壁盱眙而佛狸亟還劉仁瞻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徹其敵之所可忌也夫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無守可以守可以與者質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耶蓋逆亮嘗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光堯之塞逆亮而塞虜之貪如蜀如荆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

固嘗嚴守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上而待淮凡
淮之要害之地虜之所必攻者臣鎮如廬壽廣陵者
則各擇一大將委以一面而付之重兵至于其它州
郡則多其壁壘而葺其城池堅則可攻而不可下壁
壘多則寇有牽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以居要害則
沿江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惧兵法所謂常山之蛇者此
也蓋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
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
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盡召
江北之諸將以朝正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

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漑必無濟之理且引周齊之
兵五采皆敗以待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大江
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
竒曰魏虞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親也淮者
江之虞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
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恐未可以一朝居也
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若夫江者
紀涉所謂備之不過數處直差焉尔不然淮有而
後江者吳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吳之江也亦敵
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而况分之哉且吾之有

淮以為空曠也使吾之不有而虜有之彼以為空曠
彼將居而耕、而守、而伺則吾之一喘而彼聞一
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
逼而日夕与之相目于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為而
敵尚何可備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又
誤人之江者也且吳人者欲淮而不得也非得淮而
不欲也吾則有吳人之所無而又可棄吾之所有耶
臣是以流涕而極言之至此

國勢下

臣聞有為者必為其全何謂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

是謂全夫為國者何向非福何擇非利而曰不福其
福不利其利何也非不福其福也不福其福中之福
也非不利其利也不利其害中之利也夫何故貴乎
福者貴其福而無福貴乎利者貴其利而無害曰福
焉而禍之所寄而利焉而害之所藏是無福賢于福
而不利賢于利也故曰有為者必為其全不福其福
不利其利是謂全今夫徑寸之珠潛于驪龍之頷而
斲于萬仞之淵人將語我曰珠可得也其信者智乎
其不信者智乎宜若信之者之智也殊不知身与珠
孰為重陸与淵孰為安捐吾身而珠可得猶不為也况

身可捐而珠不可得耶今士大夫孰不曰中原吾之旧物可取而不可棄雖然竒則忠矣言則快矣而為國計則未也策今者不以今而以古料後者不以後而以今古者今之鏡也今者後之抵也蓋觀之東晉乎蓋嘗有幽并矣至王浚劉琨亡而幽并亦亡又嘗有河南矣至祖逖亡而河南亦亡非數子之死而始亡幽并河南也數子之未死而幽并河南已亡矣蓋其存者名也其亡者寔也蓋觀之劉宋乎蓋嘗得關中矣至高祖述而失關中又嘗得淮北矣至明帝北討之敗而失淮北非高祖之還明帝之敗而始失關中

淮北也高祖之未還明帝之未敗而關中淮北已失矣蓋其得者名也其失者寔也聞之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何則功視時為成毀時視天為虛盈天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之所至功亦至焉未聞時先天而待功先時而就者也是故天與時相遭則以百敗之漢高帝取百勝之項羽天與時逢則以劉高之雄傑孰視孱弱之曹丕靖康之初金虜之北歸也河北嘗為吾有矣紹興之間金虜割地見還也河南長安嘗為吾有矣逆亮之寇也海泗唐鄧又嘗為吾有矣隆興之舉也符離又嘗為我有矣則有矣而卒不有焉何

也時也非時也天也然則古之舉亦足以為今之懲今
之事亦足以為後之規矣是故為今之計和不如戰
戰不如守和則懈戰則力故曰和不如戰、則殆守
則全故曰戰不如守昔吾大帝時諸將各欲立功多
陳便宜帝以問碩雍、曰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欲邀
功名非為國也苟不足以損敵所不宜聽蜀將姜維
每欲大舉伐魏費禕曰吾等不如諸葛丞相丞相猶
不能定中原不如保國治民無決成敗于一舉嗟乎
吳其以雍為懦而蜀其謂維為壯矣雖然未見其害
雍信懦而維信壯也及諸葛恪以輕動無功而民怨姜

維屢出黷武而國亡則碩雍費禕之言猶信噫 宗
德當天下世萬億虜罪稽天亡不及夕不待智者而
後愈也然日有中昃月盈有缺天之道也而况國乎
天之與我國家蓋必有時矣可以俟不可以躁蓋聖
人之于時所不能者二曰去曰來所能者二曰待曰
乘巨願 朝廷盡人事以周其待、其來而決其乘
不以小利而輕試吾之大技不以小錢而中忌吾之
大計則中興之全功不在今日在何日耶燕嘗欲圖符
堅慕容 曰取果于未熟与自落不過旬日然其難
易美惡相去遠矣金虜之強不符堅其君臣万、不

及堅 朝廷蓋少待哉

誠

齊律本卷第八十七

終

程